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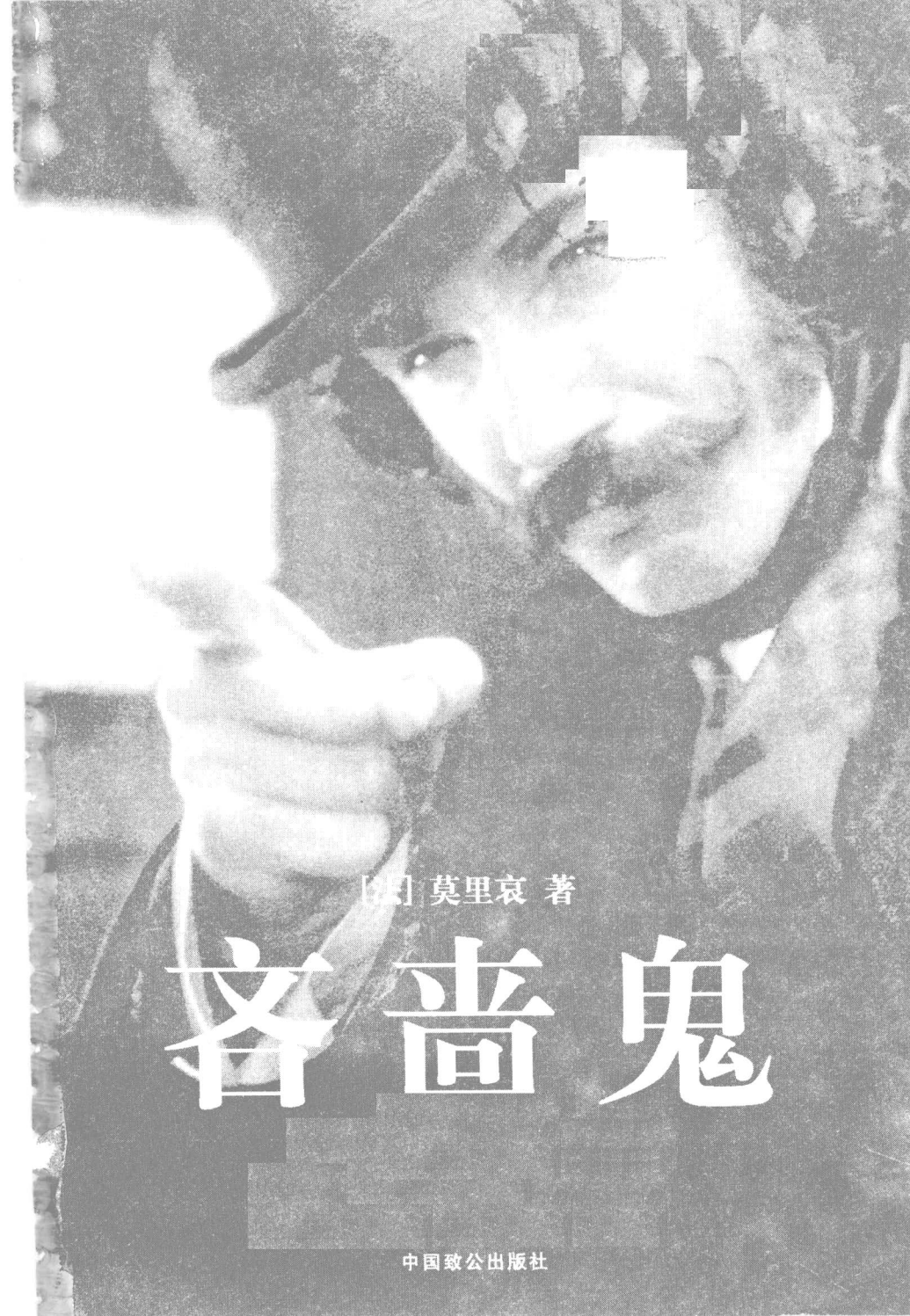


吝啬鬼

L'Avare

[法] 莫里哀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法] 莫里哀 著

吝啬鬼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吝啬鬼/(法)莫里哀著;杨路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吝... II. ①莫... ②杨... III. 喜剧—剧本—法国—近代 IV. I5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11 号

吝啬鬼

译者: 杨 路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8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吝嗇鬼

人物表	(1)
地点	(2)
第一幕	(2)
第一场	(2)
第二场	(5)
第三场	(7)
第四场	(11)
第五场	(17)
第二幕	(20)
第一场	(20)
第二场	(24)
第三场	(26)
第四场	(26)
第五场	(27)
第三幕	(34)
第一场	(34)
第二场	(40)
第三场	(41)
第四场	(42)
第五场	(43)
第六场	(44)
第七场	(44)
第八场	(48)
第九场	(48)
第四幕	(49)
第一场	(49)
第二场	(52)

第三场	(52)
第四场	(55)
第五场	(57)
第六场	(59)
第七场	(59)
第五幕	(61)
第一场	(61)
第二场	(62)
第三场	(64)
第四场	(68)
第五场	(69)
第六场	(73)

司卡班的诡计

人物	(75)
地点	(75)
第一幕	(76)
第一场	(76)
第二场	(77)
第三场	(80)
第四场	(83)
第五场	(87)
第二幕	(88)
第一场	(88)
第二场	(89)
第三场	(90)
第四场	(93)
第五场	(95)
第六场	(99)
第七场	(101)
第八场	(105)
第三幕	(106)
第一场	(106)

第二场	(108)
第三场	(112)
第四场	(114)
第五场	(115)
第六场	(115)
第七场	(116)
第八场	(117)
第九场	(117)
第十场	(118)
第十一场	(119)
第十二场	(120)
最后一场	(120)

太太学堂

人物	(122)
地点	(122)
第一幕	(122)
第一场	(122)
第二场	(126)
第三场	(128)
第四场	(129)
第二幕	(132)
第一场	(132)
第二场	(133)
第三场	(134)
第四场	(135)
第五场	(135)
第三幕	(141)
第一场	(141)
第二场	(142)
第三场	(144)
第四场	(145)

第五场	(148)
第四幕	(149)
第一场	(149)
第二场	(150)
第三场	(151)
第四场	(151)
第五场	(153)
第六场	(153)
第七场	(154)
第八场	(155)
第九场	(157)
第五幕	(158)
第一场	(158)
第二场	(158)
第三场	(160)
第四场	(161)
第五场	(165)
第六场	(165)
第七场	(166)
第八场	(168)
第九场	(168)

吝嗇鬼

人 物 表

阿巴贡①	克莱昂特和艾丽丝的父亲、玛利雅的求婚者。
克莱昂特②	阿巴贡的儿子、玛利雅的情夫。
艾丽丝	阿巴贡的女儿、法赖尔的情人。
法赖尔③	昂色尔迈的儿子、艾丽丝的情人。
玛利雅	克莱昂特的情人、阿巴贡的求婚对象。
昂色尔迈	法赖尔和玛利雅的父亲。
福罗希娜	老鸨。
西蒙老板	掮客。
雅克师傅	阿巴贡的厨师和马车夫。
阿箭④	克莱昂特的差人。
克罗德妈妈	阿巴贡的女佣人。
荞麦秆儿⑤	} 阿巴贡的跟班人员。
干鳕鱼⑥	
警务人员和他的见习生。	

① “阿巴貢”：此名称最早见于意大利十六世纪格罗特(1514~1585)的《艾米莉雅》，其中的一个角色叫“阿巴荷”，意同钩与贼，是个吝嗇鬼。

② 克莱昂特：他是个主债人，应年届二十五岁，因为据当时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年纪是二十五岁。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起，法律规定成年为二十一岁。

③ 通过第五幕第五场可知，他的年龄为二十三岁。

④ 在当时，佣人的名字常以花草、地名与杂物等命名，以取代其真实姓名。

⑤ 在当时，佣人的名字常以花草、地名与杂物等命名，以取代其真实姓名。

⑥ 在当时，佣人的名字常以花草、地名与杂物等命名，以取代其真实姓名。

地 点

巴黎^①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法赖尔，艾丽丝。

法赖尔 出什么事了？我的艾丽丝，你那善良的心。既然同意与我结婚，现在怎么不高兴了？我心里正兴奋不已，唉！你怎么又皱着眉头。告诉我，是否你不想把你的心给我？或者是你见我对你的一片痴情，当时心中不忍，才答应了婚约，现在又后悔起来呢？

艾丽丝 不，不，法赖尔，我决不懊悔为你做任何事，我觉着有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即便是不想这么做，但我已经不由自主了。我实话对你说，当我想到爱你会有什么下场时，心里总是难以坦然面对这样的结局，担心过分地爱你，会不合我的身份。

法赖尔 天啊！艾丽丝，你既然真心爱我，那我们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艾丽丝 上帝呀！父亲无休止地发脾气，周围人的怪责、大家都拿你当叛逆一样对待，这些都让我担心得要命；法赖尔，你知道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是怕你过后不再爱我，对我

^① 由第三幕第一场可知，当时正卖栗子；由同幕第七场可知，时令水果还有橘子与柠檬，而且可以在花园散步，天气应正值晴朗的秋季。第三幕中写的“集”，是指圣·劳朗集，由六月二十八日始到九月三十日结束。《吝啬鬼》上演日期为九月九日，故由上可知剧中季节是九月中旬。

会变得冷漠；女人的一颗红心，当表现得过于热情时，你们这些男人往往不懂得珍惜。

法赖尔 天哪！你千万不能拿我和别人比，这样我会觉着很委屈。怀疑我哪方面都行，艾丽丝，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怀疑我会负心。我做不出那种事的，因为我觉着现在无法和你分舍，我想，是我太喜欢你的缘故。我对你的爱将伴我终生。

艾丽丝 天哪！法赖尔，这一套我听得多了。比谁说得都好，每个男人都会专拣好听的对你说，但真正做起事来，有的人恐怕就不行了。

法赖尔 既然你说只有做了以后，我们男人才露出本来面目，那你最低限度要等到我做过后，看我做的好坏，到那时你再说我才对。可不能由于无凭无据的猜测，就乱下结论，为自己增加忧愁，给我编造罪行。我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能疑神疑鬼，那样会使我寝食不安、万分难过的。等时间长了，你就会看到我是怎么做的，到那时，你会知道我是一片真心的。

艾丽丝 唉！为什么一个人总容易被自己所爱的人征服呢？不错，法赖尔，我完全信任你，相信你是真心的爱我，永不改变的；对此我也不再怀疑了，我所担心的是自己会被周围的人纷纷指责，这才是我现在真正的烦恼。

法赖尔 不，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忧虑呢？

艾丽丝 要是每个人就像我那样看你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使我担惊受怕的呢？我正是对你本人有深刻的了解，才答应嫁给你。你的全部人格与品质，再加上上天赐予我对你抱着报答深恩的心情，是这些促使我爱你。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危险情景，我仍牢记在心。当你跳进变幻莫测的涡流中，不顾一切地奋身救我时，要是有人在场，肯定会被你这大义凛然的牺牲勇气所折服。你把我从死神之海中救出来之后，关怀备至、体贴周到，后来你又捧出一份你的爱心给我，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我，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时间短一点，也许还可以，但是时间一长，一些麻烦就会接踵而至，让你承受不了，可是你却一如既往，不仅没有向麻烦低头，反而把父母和祖国置之脑后，在此长呆下来；更令我感动的是，你因我之故，隐姓埋名，同时又为了和我多接触，你竟然

背着下人的名义之辱做我父亲的随从。这点点滴滴对我来说是有生之中第一次享受到,我也常为此念念不忘,感动至泣;所以,就凭这一点,我就说服自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你;但倘若从他人的眼光来看,也许这些理由并不值得一提,所以我顾虑的是,在这件事上,我和他们的观点也许会发生分歧。

法赖尔 你说了这么多,在我看来,惟有我对你真挚的爱情才值得你念念不忘,永藏心头。只要人们了解一下你父亲的行迹,他们就会理解你此刻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心情了。他对任何事情斤斤计较,连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如此薄情寡义,不发生怪事才见怪呢,艾丽丝,我非常抱歉在你的面前数落你的父亲。可是,你也了解,一旦话题触及到他,我就不可能说他的好话。但话也不能说过头,倘若我能如愿地寻回我的亲生父母,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父母亲就会赞成我俩的事。我已经等不及了,如果还是杳无音信的话,我真想自个儿去找回他们了。

艾丽丝 噢!法赖尔,求求你千万别扔下我一个人不管;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想些法儿让我爸爸喜欢上你。

法赖尔 为使你爸爸喜欢上我,我做出了种种努力:绞尽脑汁地扮演哈巴狗为的是能在他的耳边谋个职位;假心假意地认为自己和他趣味一致、想法不谋而合,为的是能让他喜欢上我;我为了能让他亲信于我,天天充当各种角色,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在讨人喜欢这方面,我的成就是不可谓小的。依据我切身的体验,要使自己被他人亲信,最佳的妙方在于你必须在他们的眼前说你和他们趣味相投,说你为他们的言行所折服,说他们的缺点是如何值得人模仿,说他们的待人处事是如何的伟大。你根本不必担心溜须拍马做过了头,虽然明眼人能一眼看穿你巴结人的把戏,但是任何人,包括最有心计的人都抵挡不住被人赞美的诱惑。他们会对你大力吹捧、大加赞赏却将十分荒诞可笑的怪事信以为真。虽然我做这种巴结人的事不利于自己的忠实性,但是想从人家那里得到好处,低声下气是不足为怪的。可见,人要受他人信任必须丧失自己的本分,该责怪的不应该是那些溜须拍马的人,而应该是那些爱好于被溜须拍马的人。

艾丽丝 然而我不理解的是，你为何不串联我的哥哥呢？倘若那女佣人临时改变想法，把我们的私情捅出来，岂不惨了，毕竟多一个人帮忙不是一件坏事。

法赖尔 但是，对我来说，要想一方面迎合你父亲的个性，一方面迎合你哥哥的个性，做到万无一失、全面照顾却是极其困难的，我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因为要想同时成为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的亲信并非说做就能做到的。但是，从你的角度讲，何不充分利用你与他兄妹之情的关系多在他眼前美言几句，使他的立场与我们一致呢？他走过来了，我必须马上离开。你最好趁此良机多与他套近乎。要是时机适宜，把我们俩的事透露给他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艾丽丝 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胆量把我们俩的事向他明言。

第 二 场

克莱昂特，艾丽丝。

克莱昂特 啊，妹妹，见到你独自一人在此处，我是多么开心啊，为哥的正好有心事向你诉说，与你商谈商谈呢！

艾丽丝 是吗？哥哥，我向来对你的话是乐于倾听的，你想与我商谈什么呢？

克莱昂特 说来话长呢，但是一言以蔽之是，妹妹，你知道吗？我正沐浴在爱河中呢！

艾丽丝 什么，你在与人相爱？

克莱昂特 就是这个意思，我正与人相爱着呢！但我们暂先不谈此事。我明白，身为一个儿子，我脱离不了爸爸，凡事也必须听从他。我们不应该违背他们父母大人的意愿私订终身，因为老天生来就指定由他们来主持我们的终身大事，倘若没有他们的承诺，我们不该轻举妄动；因为和我们相比，他们是过来人，不为儿女私情所缠绕，凡事都看得清清楚楚，因而也不会轻易受骗上当。而年轻人则相反，感情用事，一激动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应该听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不是粗心大意、感情用事、执意孤行。好妹妹，为了省得

你劝我而多磨嘴皮，我干脆一古脑儿地对你说白了吧，如今的我已经痴情到不可自救的地步了，好话坏话我一概不听，所以你就不要再费心思劝谏我了。

艾丽丝 哥哥，你是否已经和你的相好私订终身了？

克莱昂特 至今还没有，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这样做，因而我再次恳求你，你无论如何不要叫我打消这个念头。

艾丽丝 哥哥，难道在你眼中，我是一个不善解人意的人吗？

克莱昂特 噢，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妹妹。目前的症结在于你还没有恋爱过，所以你根本不可能体验到那种牵在恋人之间的爱情力量。况且，我担心你对我叙说一大堆如何做人的演讲。

艾丽丝 哎！哥哥，你就不要再向我提起如何做人的大道理了。这人间，我敢肯定，并不是人人都能时刻把持住自己的，至少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次是把持不住自己的。现在你要是听听我的心事，我的烦恼，你就不会认为自己在做叛逆之事了。

克莱昂特 啊！是吗？愿苍天保佑你我同指一件事，那就是，你也在谈……

艾丽丝 不着急，先听听你的心事。跟我说吧，谁是你的情人。

克莱昂特 在我们居住地周围，有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搬来这儿不长，但人却长得十分标致，人见人爱。妹妹，你知道吗，在我眼中，这世界上的人就她最扣人心弦，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被她勾走了魂儿。她的名字叫玛利雅，与母亲相依为命，但这位老太太隔三差五地闹病，身体很不好，可这位女子却十分惹人喜爱，她对母亲的孝顺你肯定是想像不出的。她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位老太太，她的真诚令许多人感动至泣，而且她待人处事又是如此之可爱，相信这世上就数她第一了。从她的言行中就可以体现出她的不寻常。她是如此的温柔体贴，如此的情真意切，如此的落落大方……啊！总之，妹妹，你见了她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了。

艾丽丝 哥哥，听着你的描述，我仿佛见了她真人一样清晰亲切。光不说别的，就依据你爱恋她的程度，我就知道她的为人处世了。

克莱昂特 我暗中调查了一下她们的经济情况，发现并不十分宽裕，虽然他们节衣省食，但还是手中拮据，时而发生经济危机。妹妹，你体验一下，人一旦喜欢上了某人，最开心的莫过于

为她雪中送炭，解决她们的经济问题；最开心的莫过于为这种循规蹈矩的人家出一份力，帮助她们负担生活的必要开支却又让人不觉得是在施舍她们。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父亲却是十分小气，且不说我不能从帮助她们解决经济问题中分享这种快乐，我甚至连对我喜欢的人表达一下爱意的机会也没有，你想想这档子事，就知道我是多么沮丧了。

艾丽丝 哥哥，我确实十分理解你由此产生的痛苦。

克莱昂特 啊！妹妹，你根本想像不出我目前痛苦的程度。因为说穿了就是一句话，都是他一个人，要我们省吃俭用，使得我们拮据得不能高昂着头，谁还会如此铁石心肠？在人生之青春时光没钱可供支配，而到了人生之衰老时刻却腰缠万贯，到时对我们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更为可气的是，我为了应付日常开支而被迫四处借债；我和你一样，为了使自己穿得体面一点而不得不向买卖人求援；腰缠万贯对我们而言还有多大的意义呢？说来说去，我找你商谈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你替我先探一探爸爸对我这件事的口风。倘若他反对我的想法，我就下定决心以四海为家，和这位女子私奔。如今我正在为这个计划的正常执行而四处筹集资金呢。妹妹，要是你刚才想跟我说的烦恼与我的类似，既然爸爸成心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我们何不离他而去，省得再受他那没完没了的小气的做法，他把我们压抑得够长的了，何不借此逃脱他的摆布呢？

艾丽丝 你说的千真万确，他每天的言行更令我们怀念我们那早逝的母亲……

克莱昂特 这不，说来就来，他的声音朝这边飘过来，我们先避开一下说完此话，然后再齐心协力地来软化他的狠心。

第 三 场

阿巴贡，阿箭。

阿巴贡 你给我立刻滚出去，不准顶嘴！滚！你这个小偷，该受绞而死的囚犯，马上给我滚出我家门槛。

阿 箭^① 像你这样老不死的家伙竟然如此坏，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说句不文雅的话，我猜他是被鬼缠身了。

阿巴贡 你在唠叨着什么。

阿 箭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离开？

阿巴贡 这位短命鬼，还用得着我找出你的不是吗？赶紧在我决心打你之前离开。

阿 箭 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啦？

阿巴贡 什么也没有，我偏要你滚出我的家。

阿 箭 我是你儿子的仆人。我留在此处是他的命令。

阿巴贡 你要等人，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比如街上，偏要在我家里等。别站在我的面前，像尸体一样，硬邦邦，活像一根柱子；又瞧你那贼眼，眼睛溜得四处转，还不就是伺机偷窃我的财富。我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小偷、一个坏人时刻跟踪我，凡是我所做所为，明眼人都看在眼里，你不就是看中我的财富，东瞧瞧西看看，伺机寻找偷什么样的东西。

阿 箭 哇！你这种人！您还以为人家偷得走你的财富吗？凡有东西的地方都上锁，并派人日夜守候，管得严严实实，最高明的小偷也别想得逞。

阿巴贡 我愿意锁什么东西就锁什么东西，愿意派人监管就监管，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值得你为此操心费脑，你说你这样做不是盯我的梢又是干什么来着。^② 我担心他八成估计出我把钱藏于何处了。^③ 四处散播谣言，说我家藏财富的不是你会是谁呢？

阿 箭 你家藏财富？

阿巴贡 哪儿有的事，你这该死的，我从没说过这种话。（旁白）你真把我气晕了。^④ 我只不过是探问你，你是不是会居心不良，四散谣言，说我家藏财富。

阿 箭 嘿！你有钱没钱与我們有何干系，你反正又不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横竖一个样。

阿巴贡 你再横加评论，我要让你体会一下横加评论我的滋味。（他

① 根据一七三四年版本，补加“（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低声，旁白）”。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的依据，补加“（高声）”。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的依据，补加“（高声）”。

举起一只手想扇他一个耳光)我再唠叨一次,给我滚出去。

阿 箭 行! 走就走。

阿巴贡 慢走,让我瞧瞧你拿走了我什么东西没有?

阿 箭 我会拿你的东西?

阿巴贡 滚这边来,让我瞧瞧你的手,伸出来。

阿 箭 瞧啊!

阿巴贡 还有。^①

阿 箭 还有?

阿巴贡 是。

阿 箭 瞧吧。

阿巴贡^②那边藏了东西没有?

阿 箭 自个儿瞧吧!

阿巴贡 (他摸了摸他的裤管)穿这种宽松的大灯笼裤正好可以藏匿东西;穿这种裤子,我巴不得能在裤笼里绞死他们一个两个。

阿 箭 哼,像他这样的人,担心人家偷他的,就该被人偷!要是我能从他那儿偷到一丁点儿东西,才大快人心呢!

阿巴贡 嗯?

阿 箭 怎么了?

阿巴贡 你在唠叨着什么偷不偷的?

阿 箭 噢,我是在说,你应该多摸摸我的身体,瞧我是否从你那儿偷了什么。

阿巴贡 你还道出了我的顾虑。

(他开始翻找阿箭的衣袋。)

阿 箭^③ 这见鬼的吝啬和吝啬鬼!

阿巴贡 什么? 你在唠叨着啥?

阿 箭 我在唠叨着啥?

阿巴贡 是啊! 你刚才说什么吝啬和吝啬鬼来着。

① 前面“把你的手拿给我看”,是复数。而这里“还有”在原文出处中又是复数,直译为“另外两只手”,一般是这样释疑的;阿巴贡性急又爱生疑,由于过分紧张,已经记不清楚他已经看了一只手,或者是认为阿巴贡反应灵敏,那时已经想到搜阿箭的衣袋。正因为这单复数不一致的关系,有人干脆把手改为单数,更有人直接把这句话和下面三句对话省略不写了。

② 一七三四年版本中增加了“(指着阿箭的灯笼裤)”。

③ 根据一七三四年版本,增加“(旁白)”。

阿 箭 我是说，这见鬼的吝啬和吝啬鬼。

阿巴贡 你在跟谁说？

阿 箭 跟吝啬鬼说。

阿巴贡 谁是吝啬鬼？

阿 箭 指的是那些见钱眼开和混在钱堆中的人。

阿巴贡 但你意指谁呢？

阿 箭 我说我的，管你什么事，瞎操心！

阿巴贡 值得我关心的就得关心。

阿 箭 噢，您以为我在暗指您吗？

阿巴贡 我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说此话是针对谁说的。

阿 箭 我针对……我针对我的帽子说的。

阿巴贡 是吗？那我替你扔掉这破帽子。

阿 箭 我骂谁是吝啬鬼，难道受你的约束？

阿巴贡 你骂谁，我不管，但是我就是不准你不分主仆地瞎说一通。你给我闭嘴。

阿 箭 我又没有指谁道谁呀。

阿巴贡 你要是再说，就试一下我的拳头吧。

阿 箭 谁肚里有事，谁自个儿清楚。

阿巴贡 你还不闭嘴？

阿 箭 我这是情不自禁啊！

阿巴贡 啊！啊！

阿 箭 （点着自己其中一个衣袋）喏，此处还剩一个口袋呢。你如愿以偿了吧？

阿巴贡 行，你给我，我就不再摸了。

阿 箭 给你什么？

阿巴贡 你从这儿偷走的东西。

阿 箭 可是我压根儿就没偷过你任何东西。

阿巴贡 此话当真？

阿 箭 那还会有假？

阿巴贡 那敢情好，你此刻就给我滚出去。去见阎王爷去吧！

阿 箭 喏，你还真给我面子啊！